

## 0006 菩提道次第略論 20140416-a

主講法師：上良下因法師

2014 淨律學佛院

《菩提道次第略論》監院法師慈悲、諸位法師慈悲！諸位同學，  
阿彌陀佛！

首先請大家發起菩提心，為了度如虛空般的如母有情而來聽聞佛法，同時以發起正確的動機，離開器的三種過，依六種想來發心來聽法。

好，我們各位請翻到講義的第二十七面，我們接著來介紹善知識的功德。我們這個地方還是接著來介紹他自證的功德的部分，前面我們說明善知識自證的功德有五個，就是“戒、定、慧、教富饒、通達實性”這五個內容。

五個內容介紹完了之後呢，下面就是一個總結：

如此雖已具足教、證，然較弟子若劣若等，尚為不足，故需一位<sup>六</sup>德增上者。《親友集》雲：“諸人依劣將退失，依相等者住原處，依尊勝者獲最勝，故應依止勝己者。具最勝戒律、寂止與智慧，若依此尊勝，較尊勝尤勝。”

這第六點，也可以說是自利功德的一個重點、一個總結。什麼呢？在龍樹菩薩的《親友集》裡面，它說啊，我們要是“依劣”，就是說你依止比你還差的人，那將會退失功德。這個“近墨者黑”嗎，對不對？將退失我們的功德。

然後“依相等者住原處”，他跟你差不多，那麼你要進步的空間也很有限，頂多說在一起的時候比較不會懈怠，但是要進步也是難。

但“依尊勝者獲最勝”，“尊勝”就是說遠遠地超過你的程度，師長的程度遠遠超過你。所以應當依止“勝己者”。那所謂“勝己者”就是包括“最勝

的戒律、寂止與智慧”。“戒律”就是戒；“寂止”就是定；那麼“智慧”就是慧。

那麼“若依此尊勝”，那麼“較尊勝尤勝”。就是說你依止這樣“尊勝”的人，根據舊的《廣論》的翻譯，它是說啊“尊勝”的人就是什麼呢？“當超此勝者”，“若依此勝師，當超此勝者”就是說你要依止的這個師長比你還好的話，你就有希望以後能夠更好。

下一段：

**如樸穹瓦雲：“聞諸善士傳記時，我乃向上仰望彼。”**

樸穹瓦他說啊，他說他在聽聞一切“善士”，就是古德啊，古德的這個傳記，“我乃向上仰望彼”，這個“見賢思齊”啊！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多看看高僧大德的傳記——“見賢思齊”。因為我們可能周圍的人，像具足這麼高的證量的，很難找得到，那所以呢，我們就多看看高僧大德的傳記，等於就是“就地參方”，學習他的這種精神——修行的精神。

而且我看古人說啊“不讓古人，謂之有志；不讓今人，謂之無量。”“不讓古人”呢，就是說你發起大心呢——勇猛的心，我們“不讓古人”——我也要像古人一樣這麼的精進，這個稱之為有志——有志向；那“不讓今人，謂之無量”，大家在一起的時候啊，為了些芝麻、綠豆的小事，彼此互相比較、爭執。這個“無量”就是沒有氣量啊，氣量太狹小了。

所以一個人的氣度大小就看他的心，放在什麼地方，他的心老是在日常生活當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——芝麻、綠豆的小事啊，在跟人家爭來爭去的時候，那個叫做“無量”啊，這個氣度太小了。我們應當“仰望”，眼睛，往上看。當然所謂“眼睛往上看”不是說——只是說“往上看”，然後看別人看

不起——不是這個意思，而是對自己的要求，看看我們跟古德差距這麼大，這個作為我們一個追求的目標。

好，下一段：

又如塔息雲：“我以熱振寺中諸位耆德作為目標。”

塔息他說啊，他以熱振寺中諸位“耆德”，“耆德”就是長老啊，作為我的模仿目標。那我們後面講到親近善知識也會提到，在學院當中的諸位師長，也是各位學習的目標。雖然我們大家都不是佛，但是呢，每一個人，他都有他的優點。有他的優點的話，我們去學，這樣我們就能夠進步。

所以結論：

應需是一德增上且堪仰望者。如此六法，是師自身所應獲得之德。

那麼這是總結啊，就這六點就是依止善知識所需要的六種的功德。

第二段，

利他所需具備的功德。

這個也是“上等上師的條件”當中的第二個。第一個就是屬於自利的六點；第二點利他的話呢，就是有四點。

餘者則為攝受他人之德。如雲：“諸佛非以水洗罪，非以手除眾生苦，非移自證于餘者，示法性諦令解脫。”

其餘四者呢，就是攝受他人的功德。“如雲”就像經典裡面說啊，“諸佛非以水洗罪”——這底下四句文呢，剛好配合“集苦滅道”這四個內涵。

“諸佛非以水洗罪”這個是說約著“集諦”來說——約著破壞眾生的煩惱來說——不是拿水就能夠把眾生的煩惱、業障給洗掉。

就像那個印度外道啊，到恒河邊去洗，去沐浴，認為這個是聖河。我們看過那個照片呢，那個水好髒哦，裡面有屍體呢、大小便呢，什麼一大堆的。大

家認為那個水有加持力，在那個地方洗的話，就能消業障。這個就是種外道的思想啊，要是恒河水能夠消業障的話，應該恒河裡面的魚呀，整天在就水裡面的魚啊，它應該每個都得解脫、都證得聖道了，但事實上是不可可能。

現在的佛教徒有時候也會有這種迷信。當然加持物是有，比如說佛菩薩啊，或者尊者的加持物，它是會有。但是呢，它必須要我們的清淨心去感應。就是說一切法因緣生呢，不管什麼樣加持物，也不會離開因果。佛菩薩要加持我們滅罪，可以！當然你不可可能坐在那個地方，佛菩薩來加持你。不是說我今天都不修行，我拿大悲咒水呀，喝一喝、洗一洗，我也一樣業障都消了，不可可能的事情。佛菩薩的加持力確實是有的，但是一切法因緣生，那這個因緣是什麼呢？就是你虔誠恭敬的這種心。而虔誠恭敬的心來自于你的修行，你不修法，怎麼生虔誠的心呢？所以這個約“集諦”來說不是“以水洗罪”。

第二個呢，約“苦諦”來說，“非以手除眾生苦”。我們要墮入地獄啊，地藏王菩薩雖然在地獄守候我們，但是他也不不可可能把我們從地獄拔出來。那因為為什麼？因為地獄是眾生的業力所感召的。

就像《攝大乘論》所說啊，“二種決定轉，諸佛不自在”，那就是說當眾生定業要現前的時候啊，“諸佛不自在”，就是佛也沒有辦法改變他的業力。

所以不是手拔，“手除眾生苦”，所以不要相信說什麼加持啊——加持是有——但是呢，自己要努力。

第三句，“非移自證于餘者”，這個是約著“滅諦”來說的。“滅諦”——不生不滅的功德，佛的不生不滅的功德不能夠送給我們。不然佛的大慈大悲要能送的話，他當然送給我們。他為了眾生舍頭目腦髓他都願意了，何況將涅槃送給我們；或者加持給我們——加持我們，我們就能夠證得涅槃——那不可可能的。

一樣，就是說我們要知道一切法因緣生，我們不要執著說……像世間的人執著說沒有加持力。確實佛菩薩，甚至一些偉大上師的加持力確實是有的，但是必須要同時要有內因——就是自己的心呢。

你看密宗他說，很多說上師有加持力啊，透過上師的加持可以迅速證得三昧啊，蘇悉帝啊，什麼的，這個確實都是有的，但你要有相對的這個因。

你看那個《密勒日巴大師傳》，各位可能都看過，他即身成佛，即身成就法身。即身證得法身，但是來自於什麼？來自于瑪律巴上師的這種大力的加持。

但是呢，為什麼瑪律巴上師能夠加持他，而不加持別人？當然不是說菩薩心有分別，而是他本身就是那個器——裝法水的那個法器，他本身是那個法器，所以可以得到上師或者本尊的加持。

所以佛菩薩的加持，可以迅速使我們證得福報啊，甚至證得空性。像那個大悲咒啊——觀音菩薩在過去聽正法明如來受持大悲咒的時候，從初地頓超八地，一下超到八地，這個就是證涅槃的功德。佛菩薩加持力確實是有。但是，不是你坐在那個地方啊，就能得到的，必須本身是一個那個“量”。所以“非移自證于餘者”。

這四個統統是一樣的道理，我們要觀察一切法因緣生，不要偏向“絕對有”跟“絕對無”這兩邊。

第四句“示法性諦令解脫”，這是約著“道諦”來說。“示法性諦”，“法性諦”就是實相啊——真諦的理，真諦就是“法性諦”啊。那麼顯示真諦的理，這個就是說明道諦的修行方法，令眾生得到解脫。

所以這個是約著“集諦”“苦諦”“滅諦”“道諦”四諦來說，我們要成就最後就是四諦的功德。而四諦的功德一個很重要的基礎來自于上師跟本尊的

加持，這個很重要。但是你本身的努力更重要！這兩個——自利跟他利呀——這兩個都不能夠偏廢。

所以智者大師他很有智慧呀——大智慧、大善巧，他說啊：你要偏向於自利——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夠生起功德，智者大師說這個是耽著於“自生”；你要是執著說我不努力，佛菩薩、祖師加持我，我就能夠證道，這耽著於“他生”。

我們知道“諸法不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無因緣生”，一定是因緣和合之下才能夠產生加持力的力量。就像在太陽光底下，你如果拿個放大鏡就能夠聚焦把紙燒起來，所以我們可以說太陽光可以把紙燒起來，你也可以說太陽光沒辦法把紙燒起來，關鍵在有沒有這個放大鏡。

好，下一段：

**攝受他者，除示他人無誤道外，無有以水洗罪等事。**

所以“攝受他”的善知識啊，就是說透過為眾生開示，你開示之後，才可得到佛菩薩和本尊的加持，還有上師的加持。所以要是修密宗的修行的觀點來說，今天你能夠證得三昧、陀羅尼，是來自上師、本尊的加持，不是靠自己多麼的有智慧。

但是你要得到這種加持，你必須要透過上師的指引，上師為你說法，指引讓我們去看我們的心、去修我們的心。修我們的心之後，才能夠得到上師跟本尊的加持而迅速證得三昧、陀羅尼，是這個道理。

所以沒有“以水洗罪”等事情。不會像現在的人呢，尤其修密宗的，很執著加持物。有時候那個加持物，我在懷疑都不知道從哪邊來的；有時候他說什麼某某上師、大德加持我，我覺得這東西也要參考參考啊，不要隨便吃啊！

好，看下一段：

**此中四法，<sup>七</sup>巧說：精通如何引導他人之次第，能將法義送入所化心中。**

好，看到這裡。這個第七個就是“巧說”啊，就是善巧的這種辯才，就是“精通如何引導他人之次第”。

各位注意看，這個地方“辯才”不是嘴巴嘴皮子功夫啊。第一個是什麼呢？是精通如何引導他人的這個次第——這種善巧次第。就是說他對法的本身是精通的，為什麼？透過前面的“教富饒”，因為他“教富饒”，所以呢，他能夠精通種種修行的次第。比如說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怎麼樣引導弟子慢慢地入于上士道的善巧。

那同樣地，比如說同樣地在修止觀當中，有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；析空、體空；次第三觀、一心三觀，怎麼樣讓眾生能夠次第地契入到這種圓頓的這種次第，這個要“巧說”，不是光光嘴皮子功夫而已。

所以這種次第能夠精通，所以“能將法義送入所化心中”，所以你看這個還包括“送入”。這個就還不只是他在教理上的通達，還包括一部分的什麼？前面講的“通達實性”。就是說他這個法當中多少要有點證量，有證量的時候、有經驗了，他才能夠將他所證的法義灌輸到眾生的心中，因為他所說的都是他的經驗之談。

所以這個“巧說”其實包括前面的自證的“戒定慧、通達實性”，還有這個“教富饒、通達實性”這些功德都包括在內，那當然包括“德增上”，那是必然的。等於就是說這是站在前面自利的基礎之上，才有所謂的利他，所以不是像一般人想的是外表而已。

這個是第七個。

看第八點：

八、悲潛：示正法之動機清淨，不圖利養及恭敬等，由悲發起而作開示。

這是個動機，這個八、九、十這三個其實都是種慈悲心的作用。但是，第八點“悲潛”強調的是“動機”。就是說他說法的“動機”是什麼呢？不是貪圖利養，或者別人恭敬我。因為你很恭敬我，你叫我師父啊，叫我良老師啊，很恭敬呢，所以我就為你說法，不是這個“動機”。

菩薩心就像大地一樣，它承載眾生——平等地承載眾生，所以不是為了利養恭敬。

而是什麼呢？“由悲發起”，“悲”就是拔苦，也就是說看到眾生顛倒——起惑、造業、受苦，為了使眾生離苦得樂的這種悲心而發起，所作的“開示”。這是種“悲潛”為體的“動機”，所以第八點強調的是“動機”。

**須如博朵瓦告謹哦瓦雲：“黎摩子，我任說幾許法，於他人所稱讚，未曾覺善，因無眾生非苦惱故。”**

要像什麼呢？像博朵瓦告訴謹哦瓦——這個博朵瓦，還有這個謹哦瓦，還有前面上頁的那個樸穹瓦（就是在講到.....剛才講到第六點“德增上”那個地方的那位樸穹瓦），這三位啊，這三位可以說是阿底峽尊者的三位心子，三位重要的弟子，西藏稱他們為“三昆仲”，三位法兄弟呀，他們同樣都是阿底峽的大弟子——博朵瓦告訴謹哦瓦說啊：“黎摩子……，“黎摩子”因為他的母親叫做黎摩，他說黎摩的孩子，這是種很親密的稱呼啊，他的法名叫智光，他是很親密，他們同輩嘛，稱他為“黎摩子”。

他說：我“任說”——我其實說很多的法，這個說法當中也得到很多人的讚歎。但是呢，我從來內心並沒有感覺到“善”，就是說我並沒有感覺到特別的光榮，或特別的高興。為什麼呢？底下重點呢——“因無眾生非苦惱故”。



這可以從兩種方式來解釋，第一個呢，因為我想到一切眾生都還在苦惱當中，因為沒有一個眾生不是在苦惱當中，所以縱然別人讚歎我，我也不會覺得什麼高興的。想到眾生的苦，我就高興不起來——第一個。

第二個解釋就是說，這個眾生指的與會的眾生、聽法的眾生。雖然他們讚歎我，但是他們還是並沒有真正地在法上去安住，還是在苦惱當中，所以我也快樂不起來。

所以可以看到菩薩的悲心呢——你讚歎他也好、誹謗他也好，這不是重點，他重點只是放在眾生到底有沒有離苦得樂——這種悲潛為體的心。

### 第九點：

#### 九、具勤：歡喜利他之心堅固。

這個重點在這個“堅固”，這種動機是很堅定的。就是不僅是這種悲潛為體，而且呢，不是一時的，是長時間有的。而且他那個心是很堅定的，想要使眾生離苦得樂的心是很堅定的，所以稱之為“堅固”。

那為什麼呢？也是因為深深地感同身受眾生的苦，所以出離心是菩提心的一個基礎啊，確實是這樣，我們今天要多去栽培我們的出離心。

你看就像前面有位尊者他說的，他說法之前要先觀修無常，這是出離心。那這個地方說悲潛為體，也是以出離心為基礎。尤其我們出家修行人，以後都有機會到各地方弘揚佛法，其實這個出離心建立很重要。

你有真的出離心，第一個就消極的來說，以後面對的名聞利養的關卡，我們心才不會動；第二就積極的來說，你在面對眾生的時候，你才有辦法真正地發起悲潛為體的心，而且是堅固的——這種悲憫為體的心——而不動搖。

再看第十段，“離厭”：

#### 十、離厭：數數講法，不感疲倦，堪忍講法所生勞苦。

離開這種厭倦的心。這種“數數講法”，我們都會感到疲倦，尤其要是你這個講法只是種興趣。為什麼我講法？我就喜歡跟人家講。那這樣的心，總會有疲厭的時候。所以這個地方重點在“堪忍”，他這種慈悲心是動機是有的，而且是堅固的，而且不僅堅固，而且是恒常相續的，所以能夠“堪忍”講法所生的這種疲勞、困苦——身也勞苦、心也勞苦——這個是“離厭”。那這個確實也是不容易啊！

為什麼說有時候我們要定期靜修一下、閉關一下，因為實在是我們堪忍性有限吶！老是這樣講也不行。

這是以上介紹“上等上師的條件”。

看到第二段，

中等上師的條件：

**博朵瓦雲：“三學、通達實性及悲潛心，五者為主。**

就是說啊，假設我們本身的福德因緣不具足，你說要找到具足十種功德的上師，可能找不到，所以這個時候降低標準。

所謂降低標準——各位要注意——我們後面親近善知識儀軌會提到，所謂降低標準，不是說真的上師標準比較差，是你的認識，你有認同感，就是你認同的角度，就是說你能夠認識到他的就只有“中等”。也就是他可能有其他的功德，但是你可能看不到。不見得是上師本身是中等的，是我們自己看到的就只是“中等”，這個觀點必須要有。

就是說你看到的就只是中等的上師的條件是什麼呢？就是五點——就是打對折啊，包括基本具足自利的戒定慧“三學”，還有自利的“通達實性”，這是最起碼的——中等的。那“通達實性”就包括從開悟開始乃至證果。那這是自利的四點。

第五點就屬於利他的“悲潛心”，就是他動機呀，必須是有這種“悲潛心”的。

那這個“五者為主”。

他底下舉例子啊：

我之阿闍黎響尊，既無多聞，又耐勞，雖酬謝語亦不善說，然具前五德故，誰於其前皆能獲益；

像博朵瓦他說啊，他的阿闍黎，他的上師“響尊”——這位法師啊，他說“既無多聞”，沒有教富饒這個功德——自利的部分；“又耐勞”，這個就是沒有這個離厭的這種功德；那麼“雖酬謝語亦不善說”也沒有巧說的這個功德。

但是呢，具前五德——“三學”、“通達實性”跟“悲潛為體”，這五個功德——各位記下來——具足這五個功德原因，所以不管是誰在他面前都能獲得利益。

這是第一個例子。

第二個例子：

寧敦，不善講說，縱說佈施願文，亦生‘今此大眾皆未解此’之念，除此不知應作何說，然有前五，故誰親近皆能獲益。”

另外一位，甯敦上師啊，他不善於“講說”，也是沒有巧說。那它底下舉個例子，比如說啊“縱說佈施願文”，“佈施願文”就是說，弟子們供養上師，上師必須要為這個弟子呀，咒願。就像我們結齋的時候念的“所謂佈施者，必獲其利益，若為樂佈施，後必得安樂。”這就是我們佛制啊，我們出家人在受居士供養之後，要為居士咒願、祈福，這是叫“佈施願文”。

那麼“亦生‘今此大眾皆未解此’之念”，就是說像他可能念“所謂佈施者，必獲其利益，若為樂佈施，後必得安樂。”可能很多的在家居士，佈施的人也不曉得他念這句話什麼意思，他自己也知道——“亦生”——他也自己也生起“眼前的大眾啊，皆不能夠瞭解這個說法”的這樣的念頭，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大家都不瞭解。

但是呢，“除此不知應作何說”，除此之外，他也不曉得應該要說什麼了，就是說他沒有這種“巧說”的功德。

甚至有時候那個阿羅漢呢，證得阿羅漢的聖者，都有可能，他就是不太會說法，像周利盤陀伽啊，他證阿羅漢之後還是不太會說法。所以這個有時候是先天的限制啊。

但是“然有前五”，所以這五種功德，所以不管誰親近都能獲得利益。

這是“中等上師的條件”。

看到第三段：[下等上師的條件分為二點：](#)

第一段：

[正說下等上師的條件。](#)

因時所致，圓滿具足如此德相實屬難得，然不應依過失居多或功過相等者，說須依止德增上者。

“因時所致”現在這個五濁惡世，又是末法時代，能夠圓滿具足這樣這種德相的上師啊，是很難得的。包括我剛才講的，一個就客觀上來說，確實是很難得。因為末法時代，就是大家根機比較差，所以確實是難得；第二個呢，就是主觀上的。就是我剛才講，主觀上就是說你個人主觀上的認識，覺得他可能是下等的。但這個很難說啊，因為你只是看到他的少分的功德而已。所以這是“難得”。

然而呢，不應該依止“過失居多”，或者“功過相等”。就是說他的過失太多了，那麼尤其這當中更重要的，我們後面講有兩個重點呢，那兩個重點——你說其他沒有也就算了——但後面有兩個重點，如果都沒有那就不行了。

“功過相等”，功過跟你相等的話，那麼也是不行。必須依止“德增上者”——他功德如果跟你差不多，只能說是同參道友——那他必須他功德要比你還要殊勝的，這個“增上”就是比你還多啦——還好。

而且這種“德增上”的話，這個你也要看。就是說假設有兩類的善知識，一類的善知識是善說，但是戒定慧三學（本身自身的功德）比較差；第二類呢，他具足戒定慧的功德，但是不太善說。這兩類的話，那麼還是以第二類的這種上師為主，這種加持力比較大。就是說他雖然不善說，但是他自證戒定慧的功德是很好的，那麼他對你的影響和加持力還是比較大的。

我們看第二段：

具備這些條件的方法。

成辦解脫之師，乃究竟希願之根本，故諸欲求依上師者，應當了知彼等，勵力尋求具德相者；欲作弟子所依止者，亦應勵力具足彼等德相。

哦，對了。我剛講就說兩點吶，我還沒有講。這個兩點呢，是說末法時代，假設說連五種功德都不具足的上師怎麼辦呢？至少具足兩點。那麼這兩點的話呢，我看日宗仁波切呀，他的注解，他的注解呢，他說根據《妙臂菩薩所問經》裡面的說法，就是說你要觀察上師有兩點。

第一點，就世間法跟出世間法來說，他的心向著世間法多？還是向著出世間法多？這個等於就是說他的道心呢。他的心是常常想啊，今天的飲食啊，或者出門逛逛啊，幹嘛的啊，他的心向著世間法多呢？還是向著出世間法多？那當然如果他的心是以修法——出世間的修法為主，這是第一個條件，縱然他還

沒有完全棄舍世間，還在修的階段，但是他的心多分向著出世間的修道。這是第一個必須具足的功德；

第二個呢，就自利跟利他心來說，他這個人偏向利己為多呢？還是同時也能夠利他呢？有這種悲潛的心。假設如果他沒有悲潛心的話，他只重視自利，那你請他教你，恐怕也是很難。

所以就這兩個條件：一個心住在出世間，第二個悲潛為體。

心住在出世間，也可以說是這一種戒定慧自證的功德，然後第二個就是悲潛為體，至少要具足這兩點。乃至於說，就古德說啊，就戒定慧來說，假設他就只有戒而已，那麼也是可以做暫時的依止——悲潛為體之外，另外就自證功德，他如果說他只有戒，那麼也是可以的，可以作為我們一個暫時的依止。尤其各位要是剛出家的話，那麼這個也是都可以的，很好的一個大德啊。

這個是一個“下等上師的條件”——附帶說明。

那“具備這些條件的方法”，底下說啊，“成辦解脫之師”，引導弟子來成辦解脫道的上師是“究竟希願”當中的“根本”。所謂“究竟希願”的“根本”就是說要成就一切善法的根本，所以也就是我們最終的希望得到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根本。

比如我們希望戒定慧，我們希望戒定慧就是我們希望得到的功德。但是呢，有個最根本的、最究竟的希望是什麼？就是希望有個上師來引導我們。所以師長的教授是根本，是一切善法生起的根本，所以是“究竟希願”的“根本”。

所以“故諸欲求依上師者，應當了知彼等”。“知道”就是說啊，“彼等”就是前面所說的上師的功德——上等、中等、下等的不同差別的功德，然後努力尋求具足“德相”者。

怎麼努力呢？當然第一個，你自己要具足弟子相。我們後面會提到，什麼事都是感應。什麼弟子配什麼上師，什麼上師就感應什麼弟子——互相感應的。不要老是眼睛往外看，哦，我要找大寶法王啊，什麼什麼，多麼殊勝的啊……先要求自己弟子相。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多呢，多回向。像菩薩戒所說的要不斷地回向，求善知識、善怙主能夠教導我大乘佛法，使我心開意解。要不斷地回向，求善知識的攝受，然後生生世世不離善知識。

一切都是感應的。很多人他覺得善知識可有可無的時候，他就永遠遇不到善知識。就算遇到，也是擦肩而過，跟他談談，閒聊而已。但如果他有這種希願、希求的心的話，自然三寶不會辜負他的，他就能夠遇到相應的善知識。

像我自己也是一樣，我是有一陣子，差不多五年前、十年前呢，我那個時候常常回向。回向啊，能夠有人能夠繼續教導我佛法。所以我經過不斷地回向之後，就有兩次，也是很偶然的因緣，有人說他去參訪他的上師啊，或者是參訪一位修行人，我就跟著去，我也沒有做任何期待啊，就跟著去。但這兩次去，我覺得對我得到的利益啊，都是很大的。就是說，所以我們的回向啊，它確實是有很大的力量。

所以總結，“欲作弟子所依止者，亦應勵力具足彼等德相”，相對來說，我們自己，尤其我們出家人也是一樣，未來有可能，很有可能，各位都會做其他弟子的依止，不管在家、出家弟子的依止。他們叫你師父，完全以你為模範，依著你。他們希望你能夠引導他們了生脫死，對你是通身靠倒。那這個時候啊，我們自己呀，這個時候就開始要栽培這個能力。

像以前我師父他說：我們出家呢，要對道業前途要有計劃。什麼呢，比如“五年做阿闍黎，十年做和尚”——就這句話的意思。你要做弟子的依止，並

不是說我一定要去攀緣、我一定做他人的依止——不是，而是說你要有這個能力。而且以後各位要出家久了，總會有這一個因緣——或多或少這個因緣，做他人依止的話，你那個時候再來準備，就來不及了。

所以只有現在好好地先準備好自己，所以說為什麼像我現在出家二十多年了，我還不敢到外面去自己另辟天地呀，因為我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。

要等到完全準備好了——現在努力準備——準備好了之後，就像古人所說啊“只缺道，不缺廟”。現在，有個道場，這個還不是難。難的是有道場之後，你怎麼引導弟子？現在這個末法時代，這是個很大的問題。為什麼一個道場人很少？我是覺得這個上面跟下面都有問題。

好，看到：

## 丁二、能依弟子之相

前面丁一，當然是介紹善知識的德相啊——十種德相。你需要遇到具足十種德相的上師，先不往外求，先從你自己做起，就是第二——“弟子相”要做好。這當中分為四段：

### 第一、有無具備五種條件的利益和過患。

看到這個文：

《四百論》雲：“說正住具慧、希求為聞器；不變說者德，亦非于聞者。”此說具足三法堪為聞器。若具此三，則于說法之功德，見為功德，不見過失；

在《四百論》裡面，它說啊，三個條件，第一“說正住”、第二個“具慧”、第三個“希求”，具足這三個條件呢，就構成聞法的法器。

那麼具足這三個條件的話就“不變說者德”，就不會把說者的功德變成過失；“亦非于聞者”同聞的人的功德也不會變為過失。



底下又解釋哦，我們看底下的解釋，它說啊“此說具足這三法”——“正住、具慧、希求”——這三法的話，“堪可做聞法之器”，“若具此三”呢，對說法者的功德，就會“見其功德而不見其過失”。

這個道理，相信各位都看過《密勒日巴大師傳》，你看瑪律巴上師對他這種種種的磨難。為什麼呢？當然密勒日巴因為是大根器，這是一個原因；再來，第二個原因，是密勒日巴他以前在親近瑪律巴上師之前呢，造了很多的黑業，像修咒術降冰雹，殺了很多的眾生，罪業很重。他是罪業很重，但是根器也是很利。

所以瑪律巴上師呀，就用八種大的苦難來折磨他，讓他蓋了又拆、蓋了又拆……這樣子。那要是說對上師沒有信心的人，就覺得“於說法者的功德就變得認為是過失了”。

各位看那個《密勒日巴大師傳》呢，他再怎麼樣折磨密勒日巴的時候，其實瑪律巴上師，他有時候自己私下都能流眼淚呀，自己也是很難過，他不是說我就折磨你、我很高興，不是的，他自己也很難過。甚至密勒日巴大師，他後來也是到最後受不了，跑掉了。跑掉了之後，瑪律巴上師也是淚流滿面啊，哭啊，然後祈求我所有傳承的上師啊，本尊、空行母加持我，讓我的弟子啊，心子能夠回來。但是他回來之後，還是一樣，照樣該打還打、該罵還是罵。

但是什麼呢？就是說，有時候師長在調整弟子的時候，現種種的憤怒相，他內心事實上是悲潛為體 這個是“說法者之功德”——當然這是個例子了哦，那麼這個時候要“見為功德，不見過失”。

當然密勒日巴大師那種境界我們是做不到，百分之一我們也做不到。但至少就是說，我們在親近善知識的時候，我是覺得像這一類哦——密勒日巴大師

的傳記，這類要多看看，多體會體會一下，把自我的意識放下來，這樣就能夠將“說法者的功德而不見為過失”呀。

下一段：

**非僅如此，彼于聞者諸德，亦能見為功德，不見過失。**

不但如此，對於“聞者”，“聞者”指的不是自己啊，指的是一起同聞法的大家的功德。這個時候呢，也能夠“見為功德而不見過失”。

我舉例子來說好了，就像孔子，他說啊，他“侍君以敬，仍以為慚”，也就是說他恭敬君長、君上，非常恭敬，人家都覺得他好像很諂媚一樣，但是他並不是諂媚，他就是發自內心的這種恭敬心。

同樣的同聞的人，對師長的恭敬呢，我們也能夠見為功德，而不認為是過失。

我以前看過那個……好像是阿姜查尊者，他弟子寫的一個公案呢：他說啊，尊者每次從外面托鉢回來的時候，每次都有三四十個人出來，搶著出來端洗腳水，給尊者洗腳。寫這個公案的人是個老外，西方人呢，強調人權吶，平等啊，這種觀念。他覺得三四十個大男人捧個洗腳水，然後來給他師父洗腳，這個太諂媚了，太那個了……但後來他慢慢體會到，哦，重點是什麼？重點在他們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對師長的虔誠恭敬的心。從此之後，又多了他一個來端洗腳水的人了，看到師長回來，他也趕快端洗腳水呀，給他師長洗腳。

就是說你要有這種法器的心，像我師父他講，就是老實、謙虛、厚道的這種心的話，就能夠對於同聞法的功德啊，也能夠見為是功德，而不會以為是過失。像我剛才講的諂媚——把恭敬當成諂媚，不要有這種邪惡的想法。

好，下一段：

《四百論釋》雲：若不具足器之諸相，說法善識雖極遍淨，然因聞者過失所致，執為有過；並於說法者之過失，反執為德。

在《四百論》，剛剛《四百論》的解釋，它說啊，如果“不具足器”，不具器的諸相——就是前面講的這三種相，說法的善知識雖然是極為清淨，遍滿了清淨，具足十種功德的善知識，但是因為聞者的人的“過失所致”，那麼反而執著它以為是有過的。

比如說要是一般人，不信佛的，或對佛法信心剛入門的，看到瑪律巴上師這個做法，他就會覺得這個瑪律巴上師是不是有問題啊？或者就像有的人不信佛的，或初學佛的，看到佛陀在經論裡面好像講的比丘的地位超過比丘尼，覺得這個是佛陀那個時代啊，重男輕女的一種陋習，有這種想法。

即使善知識，甚至是佛，極為清靜，但是聞者的心是染汙的，所以會“執為有過”。

就像鏡子本身呢，表面如果是髒的，照出來的東西絕對是不乾淨的，一樣的。

所以你今天看到師長的過失的時候，你先不要馬上下定論，再好好想一想，然後再想一想，然後多懺悔業障。有時候你拜完懺之後，你再出來看呢，不一樣。

我以前的經驗，我以前做監學——學院監學的時候，從一學期初啊，管大家的生活管理，管管管……因為管生活管理，老是看大家的毛病，越看越煩惱、越看越煩惱。看到最後，很自然就看到大家的習氣跟煩惱。但是我還好，我寒暑假都拜懺，拜大悲懺吶，這一些的拜懺。等拜懺完了，剛拜完懺，看到大家也都蠻好的，沒有像我之前想的那麼壞。但是一個學期累積下來，又看又不好了，那時候再來拜懺。

後來慢慢體會到真的是循業發現，很多事情呢，它是好是壞，你不要馬上下定論，尤其各位都是初學的。

就像《四十二章經》說啊：“慎莫信汝義，汝義不可信”。就是說其實他好不好，不管呢，就是對於我們修行人來說，你保持一個老實、謙虛、厚道的性格，這個是最好、最重要的。

所以以前在蓮因寺，我師父他很強調這個性格。他說：一個人解門很好、行門很好，性格不行，這個人就是不行。甚至有個很有名的法師來參訪他，我師父他說這個人呢，簡直不像個出家人。我那個時候聽了之後，嚇了一跳。我那個時候剛出家呀，我嚇了一跳：怎麼會這樣子呢？後來我體會這個就是性格的問題。

所以本身如果有不清淨的話，看到說法者即使很“遍淨”，也是看到過失。

相反的，“於說法者之過失，反執為德。”有的人呢，有的說法者個性很愛攀緣，你卻會以為他很慈悲；有的他邪知、邪見，你卻以為他大智慧。

這個在末法時代，太多太多了。比如說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問我問題，剛開始，我會很耐心的跟他解釋，不是這樣的、不是那樣的。後來我才懶得解釋，我就告訴你個答案——最後的結論，聽不聽隨你。我們沒有那種……什麼“離厭”呐，“悲潛為體”啊……沒有那麼強啊，所以我就告訴你答案，要不要聽，看你自己決定了。

好，下課。

聽打：德利

校對：惟越

201702 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